

Jian Jia 蒹葭

## 大雪(外二首)

□方 华

一幅黑白的装饰画  
天地作底  
谁沿着一行乡情的履印  
走进画框  
几十年的时光  
竟还未将门前的雪人融化  
院中那朵含苞的爱情  
依然在雪中  
红着脸颊  
飘飘扬扬的思绪  
覆盖了多少童年的梦想  
屋檐下的冰凌  
要在一声问候里  
融成游子脸上的泪花  
一棵柳守在季节的路口  
它在盘根错节的记忆里  
搜寻丰年的诗句  
一只红鸟落在雪地上  
燃烧并提升  
一个乡村冬日的主题

## 乡村暮雪

风从高处吹来  
消逝了大雁的羽痕  
一场下在黄昏的雪  
收藏了一只小羊回家的路  
屋檐下 雏鸟嗷嗷鸣叫  
等待母爱的翅膀挂霜归来  
被风打开的窗棂下  
燃烧的落日点亮了谁眼角的  
一滴泪  
一缕炊烟突破寒冷的围困  
沉默的村庄将黑暗抱在怀中  
那盏最早亮起的烛火  
瞬间温暖了游子心中的乡愁

## 雪上脚印

晨起的村庄  
看见了雪地上的一串脚印  
那一定是我  
昨夜乘梦归去  
随后的一行脚印  
直到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  
那是我的父亲在树下伫立  
明明灭灭的烟火  
融化了一丝寒冷  
再后来的脚印  
带着母爱的温暖  
她一路铲除路上的积雪  
和思念的履痕  
让一位游子  
看清了离家出走时的足迹

## 远去的柴火垄

□鲁 珉

从前的老家,在农历小雪过后,每家每户烤火屋的火一天到晚感觉都没熄过,或浓或淡的柴火烟顺着木楼板缝飘到楼上,再从瓦缝间逸出。远远地望去,哪家的柴火在烧,哪家的柴火熄了,清清楚楚。

不知道是现在衣服多了,还是厚了,总感觉现在的冬天也不怎么冷了。即便有点儿冷,进屋就有空调,或是取暖器,四门紧闭,也感觉不到很冷。有时,在暖和的空调房里久了,口干舌燥,就怀念起从前的柴火垄了。

感觉那个时候的冬天都是在烤火中度过的。以至于家家户户都有一间独立的烤火屋。烤火屋不单是烤火,还用来烧水,熏制腊肉。更重要的,是左邻右舍串门拉家常的地方。若是哪家没有一间像样的火垄屋,都会说不像一个家。

我家的火垄屋是天井屋中间的一个偏房。与天井屋的正屋相比,显得有些小,而且光线也不好。一个小小的窗子,悬在靠近楼板的地方。虽如此,这间火

垄屋却聚攢起了全家人冬天的温暖,聚积了一年的年猪肉香味。

用来堆烧柴禾的地方,就叫火垄,是用青石条嵌成的正方形。石条上还雕刻有图案,可能年代太过久远,模糊得已经很难辨认了。火垄的上方是熏腊肉的木架子,年猪肉都要挂在上面经过一个冬的烟熏。那木架子中间悬着一根铁拉杆,上面挂着一把被烟熏得漆黑的铜水壶,那铜壶好像从来就没有被取下来过,整个冬天都在烧水。当水壶上的水雾在房间里氤氲开来、温润的气息拂过脸庞时,水壶就开始发出轻轻地响声,仿佛在哼唱一首古老的歌谣。

那些烤火用的干柴或是树兜子,都码在房屋当头下免得淋雨,早上起来火垄的火用松毛松果子引燃后,便拿一两个树兜子放进火炉里烧。怪模怪样的树兜子经烧,有时一个大的树兜要烧几天,一家人围着火垄,舒舒服服地取暖。等火垄里的灰烬滚烫的时候,母亲会从地



《雪落山居》

## 细雨成雪冬又约

□韩景波

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雪,那一刻才意识到冬天来了,而且“小雪”已过,“大雪”将临。天晴了,见天更冷,风一吹,树上的叶子全都飞了,冬的脚步就由浅入深走向隆冬。

都说冬天寒冷,没有颜色没有生气,是个让人无法接受的季节,可是在我的心目中,偏偏对冬天情有独钟。因为我不怕冷,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”,冬天来了,春天也就不远了嘛。也因为我爱冬天的雪,我的家乡蟒岭山又是“雪姑娘”最爱光顾的角落。每每雪花飘落,漫山遍野银装素裹,成了茫茫一片的时候,就会唤起我走进雪野的冲动,赶快用相机尽情捕捉洁白无瑕的世界里那一个个精彩瞬间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这时将手脚武装好,还特别记着要腰揣一瓶老白干,踩着没膝的雪去感受那融入在雪中的单纯和洁净,畅开胸肺去吸纳清新和祥和,用心地触摸冬的坦

率和真诚。选一条路,去走山野。一条通幽的雪野小径,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,会给我勇于挑战自然,抗击恶劣环境的无限遐想。“有人,在冬季将自己埋葬;有人在冬季获取新生的力量”,我信这句话。是啊,在人生的冬季里面,多播撒一些希望,在这个季节里,在这个值得期待的季节里,让梦想不断滋长。年轻人,有梦催成长;中老年人,有梦人年轻嘛。

崖畔的松虽然低垂着枝头,但雪里依然透着青翠,道边的迎春花虽然被雪深埋,但伸出的枝头已含苞,这些都给我对春天的无限憧憬,对生命由衷的热爱。万籁俱寂,苍野无踪,只有一只鹰在高空翱翔,像它,无论是要站得高看得远去寻找目标,还是要在严酷中一试身手去锻炼自己,都令人肃然起敬啊! 昔日的水坚硬地从崖壁上挂下来,成了鬼斧神工的大冰凌,让我想起那个年代的困难,回味童年的时候把冰凌敲下当糖吃的趣味。

路边,一个活灵活现,充满现代气

窖里拿出几个红薯,塞进灰烬里。不用多长时间,香喷喷的烤红薯便成全家人争吃的食物……

后来,老家的天井屋太过老旧,拆除了。新做的房子,开始也是有火垄屋的,可那种在地面上嵌着的火垄没有了,一种新型的节能火炉取代了烤火垄。虽然新式烤火炉的功能更多,热效率更高,但没有了上方的熏腊肉的架子,没有了从前大大小小的树疙瘩了。烧水的壶不需要挂在长长的挂钩上,烤红薯也不需要那种滚烫的柴火灰烬,只需要放在中间部分的圆型铁板上就行。

不仅如此,现在取暖器具还有很多,比如空调、电取暖器。前几天给老爸打电话,问他在做什么,老爸说:下雪了,烤火呢。还有你的叔伯和邻居们,正在一起聊以前烤火的事呢。

挂断电话,脑海里便浮现从前烤火垄的情形。那些关于旧式烤火垄的记忆,已经慢慢远去。